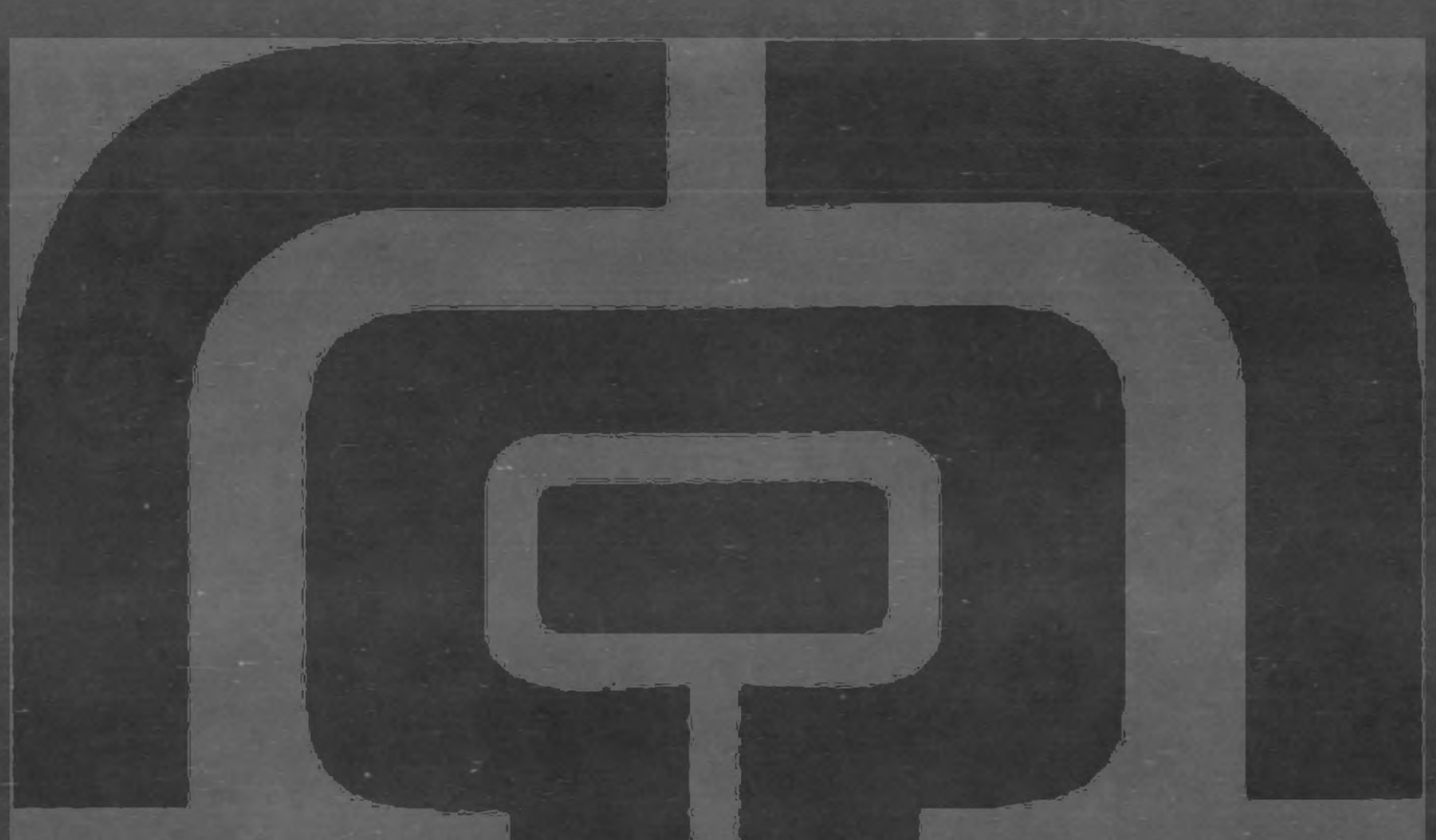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以下代文潞公

表

西京謝上表　三朝秉均二府任極代天

偃藩全魏獲解兵符分正成周復司宮鑰祇荷寵渥伏切兢榮伏念臣被遇之重才無經國之能辱體貌之羞隆竭消涘而何補頃從賤土往鎮北門俾総護於將壇遂七周於星紀自越從心之歲累輸乞骨之誠疊奉宸章莫迴庸聽比膺召節入對迎顏奉陪宗祀之儀克謹駿奔之職忽奉告庭之命復乘謝事之期進秩上公居留西土

拜封章而懇避祈印節以並還靡收絕等之恩終莅
撫封之政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守位大德記
功責實衆賢深矜舊物改容加禮將申勸於臣鄰佚
老示慈許漸還於里舍曲全終始尚委蕃宣臣敢不
上體眷懷乃心王室勉企壯猷之効粗修述職之勤
冀畢餘年仰酬洪造

謝加食邑實封表

慈仁圖舊慶典策勳祗服寵私交深榮悸伏念臣早
塵異選進履亨衢誤膺 仁祖之知摧處冢司之任
洪惟 英考命自帝庭仰當付畀之心俯協謳歌之
望登儲有請實為輔相之宜衛社竭勞敢期爵賞之
報荷皇明之燭隱頒天詔以褒功仍稽進律之文亟
發告庭之號節旄並建井賦兼增幸獲遂於懇辞猶曲
加於麗澤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懋昭明德祗遹詒
謀永懷追孝於前文故特眷求於舊物功慚丙吉增
大博陽之封寵越韓侯奄開北國之土誓竭糜捐之
節仰酬覆育之仁

謝男安道授承事郎表

公朝懋賞私室叨榮懇避無從感抃茲極伏念臣早
塵列爵幸克有家服采 先朝備位上宰奉詢謀於

大議同登翊於元儲何圖神聖之知荐被褒嘉之典
甄收弱息齒預周行篇前勲而不忘懦舊德之可食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膺明稽古信厚記功俯覃及
幼之恩敷錫馭臣之福賞延於世既祇服於寵私仕
教之忠誓共期於報塞

謝賜詩序表

宸眷俯臨天言誕布拜受之始服寵若驚臣聞昔者
帝舜作歌申勅天命推功臣下爰及股肱臯陶拜手
颺言其事周之成王諸侯勠助祭遣之於廟亦歌臣工
列於詩書著為典訓而未有褒優黄髮甄叙舊勲昭
神祖之明述　文考之志然則聖作之美獨冠古
今必得鴻儒碩學之臣序而紀之天旨示慈輔臣奉
命復頒温詔賜以表恩榮遇之極曠古莫比碩臣無
狀何以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質天縱聖學
日躋制作恭於造化惠澤涵於動植以臣被遇三
朝服勞四紀簡在宸宁録其涓埃體貌過隆宴犒加
等親紡霞藻寵其行役窃惟聖哲之言夐越風雅當
傳示永久與天無極今序述之作又所以宣昭發揚
譬如日月之光捧以卿雲之氣璧琮之采荐以繅藉
之輝蓋將聳勸於後來豈獨照臨於私室謹當刻之

金石傳之子孫對揚洪休焜耀朽質非常之寶居有
神物之護持不世之恩誓畢微生而報效
進　御製詩碑狀
庸藻惟新鑄功甫畢非特一時之寵乃為萬世之傳
在臣之榮何以過此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齊
聖廣淵言成典謨觴備風雅雖天文下照萬物咸覩
方册所載億祀不刊然臣受藏寶章負荷聖訓唯刻
金石可圖永久末學淺陋無能敷述蒙被恩光不勝
感遇謹為之記附於　其下詔書詩序別刊琬琰凡為
二碑立之私室家廟之右　御書閣下榮及祖考傳
之子孫頌茲異渥昌以報稱惟殫忠力仰荅洪造其
刊石摹本謹隨狀上進
留司慰　太皇太后小祥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小祥者坤
儀永謝天序不停奄及諱辰俯臨祥祭伏惟　皇帝
陛下孝誠罔極聖感難居瞻風木以興悲歎隙駒之
倏過練冠始御勉遵禮制之文廟祏猶新哀荐時思
之享凡在臣庶同切憂惶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
闕庭無任　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

黃髮殘年過忝公圭之貴成周京邑猶司宮鑰之嚴
仰祈從欲之仁俯遂乞身之請伏念臣頃居朔部累
貢需章雖備列於危悰尚莫迴於宸聽寵祿既極筋
骸益衰將耄及以無堪頋職思而難勉況聖朝念老
賢相辭榮如臣之年謝事已久輒復於前懇冀獲保
於餘生伏望　皇帝陛下深軫睿慈恫矜舊物全其
終始許以歸休庶偃息於故廬少優游於聖日未就
溝壑敢忘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軺傳命宸檢頒恩荷異寵之眷存撫微躬而榮懼
引年有請頋未遂於私誠佚老推慈冀終迴於睿聽
誓竭衰殘之力仰酬覆燾之仁

乞致仕第二表

危衷上列高聽未迴仍頒深厚之訓言重荷褒優之
寵數敢再殫於愚懇冀終奉於俞音伏念臣猥以薄
材謬當大任備將相踰於三紀窃名器冠於群臣仕
以易農望豈及此內自循省實已滿盈爰從累歲以
來荐有乞骸之請宸聰屢瀆私志莫從既久越於常
期復將加於耄齒犬馬之力雖恋於主恩乾坤之仁
宜息於老物伏望　皇帝陛下曲迴睿睠俯徇微誠

閔其蒲柳之衰賜以桑榆之景俾還印紱退廬田廬
上以全君父始終之恩下以安人臣止足之分帝閽
延首得請是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王人遠降天詔俯頒如瞻咫尺之威仰戴便蕃之寵
禮加舊物猶曲示於繫維日迫殘年頗難勝於強力
重煩使節親諭德音惟銜恩雨露之私更竭涓埃之報

乞致仕第三表

連年請老已屢瀆於宸聰累詔申恩尚未從於私欲
荷寵章之至厚循愚分以難安敢冒重誅復殫危懇
竊以華實既落物性必歸其根筋力或衰聖人不及
以禮茲乃天道亦惟人常帝伏念臣學以入官固有致
君之意出適逢世本無經國之能分珪爵不為不多
被眷遇不為不久形神斃竭齒髮凋殘數年以加八
十斯至難勉從於官政當退伏於里居伏望 皇帝
陛下洪造天垂至明日照念其周旋四紀出入 三
朝雖無補於毫分嘗勤服於夙夜閔茲篤老賜以殘
骸則臣永荷生成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訓言深厚渙發於嚴宸使傳光華俯臨於蓂室仍昭

異渥俾絶來辞荷睿旨之丁寧撫愚悰而震悸然人
臣之義退豈忘於盡忠君父之恩老或容其謝事雖
居畎畝猶在朝廷頤衰朽以無堪復滿盈之是懼分
當知止久已過期終冀哀矜曲從誠請頻煩詔諭感
極涕零唯誓糜捐仰酬覆育

第四劄子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四馳使節疊奉詔書仍煩聖言復斷來請君父之恩
過厚人臣之分難安仰天聽之至高惧物誠之多瀆
恭承寶訓永鏤丹衷頤潦倒於桑榆久涵濡於雨露
誓知止足可質神明冀終閔於衰殘幸早垂於俞允
惟竭已疲之力少酧下逮之仁

慰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大祥表

恩重者其服重故極於至隆痛甚者其愈遲故久而
後釋中月而禫告民有終伏惟皇帝陛下取法二
儀宅憂三祀考先王之制禮服天下之通喪誠孝兼
隆情文備至感歲時之變易履霜露而慘悽奄及祥
除益深哀慕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庭云云

又慰皇太后表

真馭不留慈顏永遠祥除奄及禫祭俯臨伏惟皇
太后殿下孝感難居哀誠罔極奉宗祧之先祀思

文姒之徽音禮制有終喪期無過宸闈追慕率土同哀臣限守留鑰不獲祗詣宮庭云云

又留司慰表

徽音如在追仙馭以無從中制有期遵聖經而俯就伏惟皇帝陛下典禮象乎天地至行格乎神明哀慕廓然孝誠顒若日月遙邁驚歲律之再周霜露荐臻側宸哀而增感臣等限以官守不獲奔詣闕庭無任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至仁垂眷多物分頒荷寵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臣材非秀世業昧經邦夙備位於冢司寖躋榮於極品沐雲天之澤踰分無涯依日月之光歷年斯久未遂歸休之志猶塵居守之榮追此周星蔑聞報政遣屬始生之日復叨行慶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厚禮優賢寶慈御極深眷肢肱之舊曲加體貌之隆俯記微生特推異數簉盈貢帛備精金仍蓄錫馬之恩曷遑維鵜之刺續戎於祖慚山甫之將明受祉既多俾魯侯之燕喜載循瑣質若蹈深淵敢不俯竭精忠仰祇休寵庶效糜捐之節用酬覆育之仁

賀廊延路奏米腊川大捷表

神武有征鋪敦河右王旅無敵震疊海隅亟奏膚公
大屈群醜臣聞苗民弗率舜帝所以徂征昆夷不賓
文王所以肆伐蠢茲羌虜盜彼朔方恭惟 皇帝陛
下稽謀自天受命於祖式遏亂略爰整六師如飛如
翰始惟揚於我武于疆于理將即叙於西戎告捷九
重騰歡萬寓臣限守留鑰阻預慶班瞻望闕庭無任
云云

賀瀘州奏破蕩乞第巢穴班師表 五年

鬼方負險王旅濯征煥以天威渙如氷釋伏惟 皇
帝陛下誕敷文德載纘武功撫荒服以來王冒海隅
而率俾蠢爾小醜敢扞大刑爰興采芑之師式舉渡
瀘之役殲其種落靖我封疆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
再乞致仕第一表 四月十六日

請老連年辭情既竭賜詔盈篋恩禮過隆敢冒慈宸
重列丹懇伏念臣自塵守鑰載越周星愈迫顙光猶
居重任力不能而當止耄將及以衰為臣之所以事
君必知進退之分上之所以待下貴全終始之宜俾
其佚休是謂仁厚伏望 皇帝陛下大明委照洪造
曲成深軫衰遲特垂開可庶託乾坤之施尚延犬馬
之年優息以觀太平優游以樂終歲雖在畎畝敢忘

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驛載馳有光於原隰詔函捧對如迎於威顏頓衰朽以無堪尚采收而不棄恩榮斯過志願未從重辱王人遠傳天詔誓竭涓埃之力仰酬雨露之私

乞致仕第二表 五月四日

臣近上封章頓還印綬詔書俯諭天聽未回雖大君之命當從而匹夫之志難奪期於俞允敢避瀆煩臣窃以七十致事著於禮經臣今行年七十有七昔伊尹告歸於亳周公退老於豐伊周聖賢老亦謝事況臣何人敢竊高位貪重禄而不知止乎雖聖主慈仁篤孚優寵老臣後世其謂臣何又國朝以來宰相致仕者不可悉數未聞有如臣之年而不得謝者豈先朝薄於雅故之臣乎乃所以厚之也伏望皇帝陛下閔臣衰篤察臣懇誠賜以殘年遂其風志使之含哺鼓腹行歌放言為華胥之民樂堯舜之世豈獨臣之幸亦足見國家忠孚安佚老者之至于斯也陛下幸而許之臣不勝犬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星使俯臨天言荐降恩惟求舊特賜示於優隆忘切
引年尚未俞於悃愊頤循殘槁蒙被眷存雖殫蝼蟻
之微誠曷報丘山之大賜

乞致仕第三表　二十四日

臣近以囊封繼上綈檢重頒雖荷涯恩未諧懇請罔
避再三之瀆深懷隕越之憂庶動聽卑必期報可伏
念臣受材頑薄逢世明昌甫越壯年亟躋近列任隆
二府久親日月之光位冠三階何補乾坤之德自叨
閣請老覲闕輸誠獲解兵符復更宮鑰俾從優佚許
漸歸休瞻依松楸息偃蓬蓽非不知萬鍾孳禄保之
足以豐家極品崇資居之惟當報國其如形神斁竭
心識耗昏生亦有涯老當知止矧屬朔方用武隴右
開疆使傳之所往來川塗之所交會惟是劇繁之地
必資強敏之才使臣旅力方剛勤勞敢憚深憂曠怠
上累保全伏況　陛下旰食九重勵精庶政憲章前
古董正治官百度惟新衆材並用將責寔效以趨懋
功尤非老者惰偷之時鄙夫尸素之日固當自省何
待人言伏惟　皇帝陛下光被四遐仁育群品曲軫
照鑒深軫矜慈念臣自及從心請無虛歲特加哀老
許以乞身歸卬綏於有司納節旄於故府優游畎畝

歌咏唐虞仰恋聖時貪延暮齒庶未填於溝壑獲退
老於丘園臣之至情實盡於此無任祈天俟命激切
屏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奏牘剖誠屢干天聽封軘繼軋三錫宸章仍煩諄誨
之言俾絶後來之請荷寵榮之甚渥循涯分以難安
疲駕無堪雖切君軒之恋勤飛欲息惟求枝木之依
重辱使華親傳睿旨奠竭餘生之力仰酧鴻造之仁

第四劄子 六月十五日

臣近以頻上封章屢塵日月聖恩優孚眷遇曲私叠
馳使軘累賜詔札雖古有勲勞於國寵數或未之聞
況臣無裨補於朝耄昏何以當克下拜隕越伏思震
惶臣位極三公年垂八十苟有毫分之益敢遺力於
聖時既加齒髮之衰頗休老於私室伏望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許之臣緣詔旨令斷來表不敢復具章
奏以煩聖聽直布懇誠仰祈報可無任惶恐俟命之
至

謝四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恍辭屢貢深瀆穆清温詔俯頒重煩謨訓祗服自天
之寵曲加如地之容惟眷禮之過優頠懇祈之未遂

遺簪不棄尚蒙取采之至仁駑馬已疲曷報生成之大施

賀生皇子表

帝庭敷佑天屬挺生告慶中宸騰歡萬寓伏惟　皇帝陛下庽膺駿命寅御寶圖丕承五聖之烈光誕受三靈之景貺宜本支之蕃衍昭福祚之熾昌獻祝尧封覩聖人之多子作歌周室繇瓜瓞於無疆宗社降休人祇共喜臣限司宮鑰阻覲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歡呼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謝男及甫授吏部員外郎表

天官之屬人爵是司選授惟難罷擢非次伏念臣男及甫早蒙慶澤獲齒仕途移孝為忠粗服義方之訓聞詩及禮每廣牆面之訒已塵東觀之榮敢覬中臺之職伏遇　皇帝陛下更新百度登進群材體茂械之能官適卷阿之求士頎惟孤族簡在清衷黃髮無堪火玷上公之隆罍愚息何筭驟叨選部之華資仰銜延世之恩益勵教忠之志儻析薪而克荷庶橫草以效勤

賀皇子哲宗旧名進封延安郡王表　八月

敷誥大庭推恩上嗣茲為盛典允屬昌辰臣聞周德

昭天茂本支於百世漢邦稽古建藩輔於諸侯所以
對揚祖考之休並荷親賢之助伏惟　皇帝陛下穆
清居位濬哲在躬命式九圍光被四表重熙累洽纘
隆列聖之基燕翼詒謀誕受多男之慶帝庭錫祉天
序飛榮仰尊宗廟之靈宜疏茅社之寵啓封河右遠
荒西旅之區維翰皇家永固王天之祚瑞發之象歡
震華戎凡在有生率同大賚臣外司留鑰阻預慶班
瞻望闕庭無任　云云

賀皇躬痊復曲赦畿內表　九月十五日

勿藥有喜自天降康宗社殊休生靈大慶伏惟　皇
帝陛下儲精蠖濩受命穆清祖述憲章日慎萬微之
慮欽明文思大凝庶績之熙乙夜觀書昧爽待旦壽
域既勤於躋俗大庭微闕於怡神旋清明而復初宜
福祿之重厚中天發號幽圄霑恩乾健離明光於海
表雲行雨施惠此京師戴湯后之寬仁歌周王之壽
考臣遠違法扆外守別都徒傾就日之誠阻預奉觴
之禮與萬物而鼓舞同四海之歡欣

謝賜生日禮物表

清秉俯記慶賚曲加祇服寵章伏增愧汗伏念臣賦
材無取窈幸何多生遘亨期久塵顯仕秉鈞宰府曾

無寅亮之功守鑰留都蔑有保釐之效榮階已極治績無聞適當生育之辰復荷便蕃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求舊道在寶慈推馭福之至恩示改容之異禮惟衣在笥錫馬既蕃仍加器幣之珍併厚龍光之渥設弧於左劬勞之感增深拜賜於庭咫尺之威下矚頤循朽質荐被洪休惟竭涓埃之勤仰酬雨露之施

賀生皇子表

乙鳥祠禖天垂景貺維熊占夢神告嘉祥伏惟皇帝陛下濬哲在躬慈仁守位保兆民而如子與萬物以為春宜膺帝祉之休自協螽斯之慶邦家響祐海寓同歡臣外守留都阻趍宸闕無任云云

謝奬論表

伏蒙聖慈以臣開濬漕河了當特降勅書奬諭者明緡俯逮華衮過榮祗荷寵私伏增愧汗伏念臣智非周物材不兼人謬居申畫之司曾乏保釐之效惟成周之帝宅有清洛之天津而漕運多艱舟航靡達考諸圖牒因其故道之存相彼郊畿實有通川之便得請于上不日而成為利雖多奏功殊寡伏遇皇帝陛下至明日照大德天臨考實記勞不遺于微

小首公成務深簡於穆清眷言溝洫之勤亦被賛書之奬頋茲毫末豈稱褒嘉敢忘夙夜之忠仰荅聖神之遇

賀景靈宮奉安　祖宗神御禮畢表　十一月

即真仙之境茂對鴻禧考　列聖之宮肇称休享靈心宴喜熈事備成書軌所臻人祇交慶伏惟　皇帝陛下睿文天縱聖孝日躋至誠感于神明馨德格于上下眷殊庭之毖祀仰真蔭之炳靈思覲　祖宗之烈光裁成祼献之縟禮采漢家原廟之制放唐室太清之文闢琳殿以崇隆合睟容而妥侑載涓吉日祇奉嚴禋儲精垂思極齋明而合莫産祥降嘏昭福祚之無疆發大號於中天霈洪恩於寰寓億兆蒙祉蠢息懷仁臣外守別都親逢華旦阻預鳧趍之列徒傾岳抃之誠

又賀　皇太后表

殊庭展采原廟落成真馭來寧嘉祥紛委伏惟　皇太后殿下母臨宸極婦事宗祧首風化於二南教孝恭於四海頋瞻先寢祗奉游神載嚴翬翟之儀將潔蘋藻之荐闢上真之琳闕合列聖之睟容允協帝心用成邦禮宜三靈之降祉享萬壽以無疆臣久荷國

恩幸逢聖旦無任云云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

表箋記附

賀正表以下代文潞公　元豐六年

伏以曆啓初正禮陳元會萬方畢賀億祉來同伏惟
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化敷四表體乾坤之覆育品物
不遺並日月之照臨光明下濟春陽開泰寶祚延休
臣服在具寮歡同率土仰北辰而拱極效中岳以獻
觴

謝賜元豐六年曆日表

溫詔俯臨遠猷誕告歲將更始曆乃惟新伏惟　皇

帝陛下觀象九乾宣精百度致中和而育物納仁壽
以躋民紀以日星申飭羲和之職頒於方國大同正
朔之文臣祇守藩條奉宣時訓承休于下拜賜為榮

賀魏國長公主出降表

帝乙歸妹以貴而有行王姬穠華下嫁而成德人倫
之始邦國所興伏惟
皇帝陛下色養慈闈恩均懿戚隆天枝而制禮厚民俗以興仁啓魏國之大封築
魯邦之外館愛風所被率土同歡臣叨預列藩恭聞
盛禮欣愉馳戀寶切愚誠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
庭臣無任 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四月十三日

臣竊以量能而授任者人君之綱也陳力而處位者
臣子之常也能不勝任則上不可以強使力不稱位
則下不可以苟居故既老則君必賜之休不能則臣
當告而止君臣之際所以全始終之義養廉耻之風
也輒殫悃愊上瀆冕旒伏念臣累年以來拜疏請老
稠疊之懇備簡聖明
陛下每降異恩未從所請歲
復一歲益加耄昏譬如日薄西山駸駸向暮俄頃可
待餘光幾何重惟遭遇
累朝無補聖化高位重祿
四十餘年過則生災滿將招損豈可鍾鳴漏盡行不

知休違禮經進退之文老氏止足之戒強顏於世臣
獨何心伏望　皇帝陛下深側霽衷曲迴宸聽閔臣
篤老賜以殘年臣之許國義均休戚雖居畎畝區區
之忠猶在朝廷也惟　陛下幸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恩輝下矚使節俯臨載跪啓於詔函若親瞻於法扆
仰天威之咫尺荷聖訓之丁寧黃髮無堪尚縻留而
不棄瞻日可鑒庶懇願之獲從誓畢餘生少酬洪覆

第二表

請老於朝歷年既久復煩詔旨未賜允俞雖艾命子
聽當勉以順承而人欲天從必祈於迴照再三之瀆
隕越無從臣窃以禮之實者無外矯言之切者無飾
詞今臣年齒逾迈而懇請益堅　陛下眷意愈隆而
寵數彌孚臣雖糜隕詎可報效況臣與國家義均一
體非敢仰慕前哲以辭榮肥遯為高苟有益於朝廷
豈愛其犬馬之力且進而不知退者易之明戒老而
必致事者禮之大經　陛下縱矜而憐之未忍棄去
而臣受祿已過其量引年久越其期窃意四方之人
備聞累歲之請必以臣貪為誚不以臣退為疑在于
聖明何所虧損俾臣冒處寶有愧懷今雖免於公言

後必玷於良史伏望 皇帝陛下察由衷之至懇推
佚老之深仁聽解藩垣許還印綬少優游於聖日遂
偃息於田廬乃心之忠惟在王室

謝遣中使賜賜詔不允表

輶軒入里溫詔自天荷庸眷之優隆紓聖言之訓告
載循衰耄彌積兢榮未俯狗於懇祈仍曲加於寵數
重煩使指親諭德音唯竭(渭)埃之誠仰酬雨露之施

第三表

(從)縱心之年已過其八乞身之請復至于三敢輒竭於
愚誠期終遇於霽聽臣窃以自昔高賢辭禄哲士遺
榮或掛冠於都門或稱疾於家第無強勉以承命必
勇果于退身故疏廣乞骸即日不起魏舒告老舉朝
莫知未有如臣累數十章歷八九載未動凝旒之慮
每紡賜札之榮中外久聞衆庶共悉 聖主之恩已
極老臣之分難安不有人言寧無鬼責伏望 皇帝
陛下穆清垂聽惻隱推慈曲成始終俾遂休佚豈敢
慕遊松子退傲羲皇堯野黎民與獲壤歌之樂廣庠
庇老猶霑惠養之仁雖居畎畝之中敢忘天地之施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宸暉下燭使馹載馳囊奏屢聞瀝懇誠之切至綍封

三賜荷眷礼之優隆仍煩謨訓之言俾斷來章之請
恩榮所被啓處不遑益堅匪石之心庶動惟天之聽
誓殫晚節圖報洪私

第四劄子

臣近以屢抗封章仰干旒扆頻蒙賜札未聽引年伏
念臣改領居留已涉三載連乞歸老於今九年豈惟
罄竭于愚誠亦已多煩於睿訓況臣衰篤上簡聖明
加疾疢之災生在筋力而禮廢朝夕貪於餘景視聽
異于曩時豈可強整殘骸猶尸厚祿伏望　皇帝陛
下垂乾坤之覆育迴日月之照臨降鑒丹誠閔勞黃
髮俯伏以俟俞允是期情迫於中志守不奪

賀皇子佖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
表

帝庭敷命天屬啓封書軌所臻人祗同慶伏惟　皇
帝陛下紹休景祚登治太寧忠厚以布淳風吉蠲以
修明祀三靈眷祐多子儲祥爰卜休辰併推異數建
旄南土錫爵上公特疏茅土之封遂荒江漢之域親
賢並建蕃屏維強盛典昭融群生鼓舞臣外司宮鑰
阻覲宸庭仰麟趾之實蕃詠鳧藻而載躍

賀上　仁宗　英宗皇帝徽號表

尊嚴　祖考昭假神明祇荐隆名顯揚徽冊照臨所
被鼓舞相歡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睿文日躋聖孝
纘戎下武駿惠先猷虔宗廟之威靈荷皇穹之碩諟
荐勲二后教愛萬方丕顯丕承揚文武之謨烈不嚴不
肅觀政教之治成盛典欽崇含靈慶悦臣屬居藩守
阻預班趋瞻望闕庭無任　云云

又賀　皇太后表

二聖在天威靈降格太宮奉冊功烈誕章慶始宸闈
歡同海寓伏惟　皇太后殿下孝嚴宗廟德庇生民
恭儉以奉先猷吉蠲以荐明祀形容盛美通駿鴻名
對揚丕顯之休昭示弥文之典教風所被黎姓咸欣臣
屬西洛之居留阻東朝之慶覲無任　云云

賀四后升祔表　七月十二日

孝章皇后　孝惠皇后
淑德皇后　章懐皇后

德孚者其流光禮盛者其文縟登于　先后對越宗
祧鉅典欽崇溥天欣慶伏惟　皇帝陛下虔膺駿命
肅奉精禋纂隆　列聖之基秩禮百王之典本生民
而尊祖廣大孝以寧神育伃閟宮載嚴於祼獻於穆
清廟升合於烝嘗報重德於坤儀刑愛風於海宇含
生之品知教之隆臣外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　云云

又賀皇太后表

徽音如在容典惟新四室奉祠萬方均慶伏惟　皇太后殿下宣慈母道儆法坤儀荐明德之馨香達至誠於上下瞻閟宮而佃祀嚴先后之赫霊升合宗祧增隆孝治臣限守留鑰阻預宮庭無任　云云

賀冬至表

伏以黄鍾應候南日躔陽德初升剛道浸長惟一人之有慶底萬福以攸同伏惟　皇帝陛下乾健統臨離明廣照茂對時而育物大報本以事天升燎泰壇達精禋於上帝迎鑒宣室冒丕祉於群生適當亞歲之辰永固如山之壽臣謬塵近列親際昌期無任　云云

賀皇子　徽宗　廟諱　授鎮寧軍節度使封　國公表

宸閨錫祉天序升榮盛典惟行群生胥慶伏惟　皇帝陛下荷天眷佑濟世純熙下武継文丕承五聖之烈詒謀燕翼誕受多男之祥爰卜休辰特推異數建旄近屏永壯於皇畿畫壤大邦用加于公袤洪枝擢秀盤石維強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　云云

賀南郊禮畢表

祇見昊穹即郊丘而展采誕敷大號罄海寓以均禧書軌所臻人祇同慶伏惟　皇帝陛下欽明稽古虔翼臨民馨德幷聞至仁丕冒損益百王之典緝熙列聖之文練日候時御群龍而順動配天尊祖薦辟犢以昭誠上帝居歆百神受職福祥分委禮樂備成猋後迴御中天之闈大單率土之惠巽風鼓舞允澤沖融塞休氣於九清動歡聲於萬域肖翹之品茂遂惟均臣外守留都獲班寰詔窈慶逢辰之幸阻修肆覲之儀臣無任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宸眷俯臨天休茂對抵荷光寵伏切兢惶臣窃以朝廷優禮近僚垂記生日特加慶賜以表渥恩示我至仁降之遐福臣久傅將相無補聖明受恩累朝拜賜三紀爰從壯歲以及耄期豈無他人預被此賜惟臣無狀窃幸居多嚣服每陳於私庭幣馬常出於天府子孫銜命閭里生光仰惟便蕃何以報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惠浹陽春紀其載育之辰厚以下流之澤日月之照雖罔間於幽遐雨露所私尚生榮於枯朽誓殫微力少答深慈

謝男及甫賜緋表

臣某言得臣男及甫報今月九日以職事隨本曹長官於垂拱殿奏事蒙
聖恩特賜臣男及甫緋章服并詢及老臣者文陛對揚清光俯照曲迴天霽特賜
身章仍結顧問之私重示記存之旨伏以臣男及甫
早蒙朝選獲預郎曹曾無報稱之能遽被褒嘉之寵
惟慈宸之念老俾弱息之增榮親奉迓顏載承温語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勵精政治申飭官常收一介
之微臣及二宗之末品赤芾不稱知席寵之有因黄
髮猶詢見在心之所簡衰悰感慰私室光輝共誓糜
捐仰酬覆育

賀正表

伏以天地交泰品物惟新日月相推歲時更始伏惟
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體皇穹覆育之仁順
青帝發生之德三靈荐祉萬壽膺期臣獲齒近班親
逢華旦無任云云

辭免轉太師充兩鎮節度使致仕表

乞身之請屢瀆於清衷賜几之榮曲加於舊物推恩
絶等曠世罕儔命出非常義難虛受伏念臣素惟頑
薄仰會亨嘉無數器以兼人唯一心而許國秉均二
府被遇 三朝魯無補於明時已過貪於孚禄雖誓

畢生而永報顧當陳力以無堪自及縱心之年累伸
乞骨之懇愚誠備竭宸聽莫逭九載于茲四方具委天
矜民而從欲聖念老以俾休豈圖進秩維師燕榮二
鎮益封并賦命作冊書詔示殊恩併加褥質矧乃出
綸溢美褒袞迺優眷禮備于始終龍光照乎今古幸
蒙得謝敢玷懋官伏望 皇帝陛下特迥廑思俯鑒
精懇聽輟已行之命免貽非據之災重念臣位冠三
公年垂八十載循涯分深戒滿盈豈宜叨極品以歸
田擁雙旌而就第非惟濫處寔惧疾顛顧守舊官祇
承明命寶藏謨訓榮示子孫言則由衷恩期報可所

蒙 聖恩除臣守太師及兩鎮之命乞賜寢罷止令
臣守本官致仕仍乞貼麻處分臣無任 云云

第二表

君恩佚老身則至榮天寵殊常義難苟默不遑啓處
敢避瀆煩臣窃以帝師之官人爵最極為臣及此自
古幾希矧乃並建節旄兼領方鎮惟懿親而可授非
列辟之敢當伏念臣已忝上公甫周三載今雖退老
詎可復加往者懶避殊榮嘗蒙矜允誓堅晚節敢易
初心況臣常戒滿盈素知止足公槐亢極之位豈有
屢遷將鉞駢聯之名無容虛受方當謝事曷可冒榮

匪惟與朝野之訖實惧獲神明之譴伏望　皇帝陛
下清衷日照洪造天垂俯鑒精誠特追異数俾守舊
秩即安故廬則臣永荷始終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第三表

臣近以告歸得請霈澤過優繼上封章仰祈旒扆乞
收異渥秖守舊官載錫詔函未奉俞旨虔瞻罷荅
被華褒忝冒益深震惶無所臣窃以乞骨而歸田里
乃人臣之始終安車以示子孫寔儒者之榮幸固已
上還於印綬豈宜濫假於器名惟當解其所處之官
致其所職之事方且追隨野老祝頌堯封而乃罷以
衮衣繡裳加之虎符犀節在丘園而曷称豈蓬蓽之
所施一已非宜二爲安可况臣常守止足之戒實惧
滿溢之尤殊異之恩崇隆之禮敢以死請誓於懇辭
伏望　皇帝陛下昭鑒危衷特垂可報重久虚之職
秩寝不世之龍光俾拙分之少安庶餘生之未促如
以臣既諧請老必欲推恩即乞止授維師之官聽辞
两鎮之命過貪榮過深負靦顔宸瞻下臨恐違天而
有咎精誠必照恃簡帝之在心期於獲從守不可奪

謝辭免两鎮節度批荅不允表

天言俯諭宸檢載頒命出非常未從於報罷恩加無

狀益愧於便蕃誓竭精衷仰冒霽聽冀慈仁之矜允俾耄齒之保全庶畢桑榆之年少酬天地之施

辭免册命表

呂望雖師勉奉承於休命史佚作册曷仰稱於隆榮輒瀝悃悰重祈俞允伏念臣妨賢茲久告老獲從荷神聖之誤恩陟宗公之極品末容懇避終愧冒居倘煩法宸之臨軒復受明庭之備禮匪惟僭越寔惧顛躋伏望

皇帝陛下俯狥物誠特迪天聽罷涓辰之故事停賜册之盛儀安止足之心免招過溢之咎

謝授守太師致仕表

再加兩鎮五拜三公為臣有終舉世莫比雖獲辭於將鉞猶祇寵於帝師受命以還撫躬無措伏念臣早塵顯仕徒釐朴忠乏經世之遠謀屬代天之重任仁祖恭默守道責成委秉洪鈞再登上宰　英皇纂嗣聖政始初召自外藩入長衡弼陛下大明出震盛德承祧協同神人翊戴日月極三朝之榮遇冠群后之迹聯及茲休退之辰重被褒嘉之典惟是父師之位首乎天秩之崇官惟其人君豈虛授唐虞之際一二茂聞夏商之間闕遺靡記周則公旦繼乎呂望畢命出於康王漢唐以來職位多闕雖或器

名之假匪由勲德而居　國朝惟趙普以佐命元臣
太宗特優禮舊相其後久虛此職垂及百年夫何老
臣乃忝異数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勤施洪造
曲成総攬英髦不遺耇老委容輝於蔀室哀盡力於
壯途特全始終俾遂休佚極臣鄰之位號隆體貌之
寵光擊壤而歌将優游於卒歲循墻而走惟俯偻以
益恭雖居畎畝之中誓荅乾坤之施

謝遣男吏部員外郎及甫賜誥命并傳
聖旨宣諭表

嘉命自天殊恩不世師垣進秩里第居榮俾愚息之
言歸備皇華而出使奉将宸澤親諭德音恭承謨訓
之撫存若對威顔之咫尺誓畢桑榆之景仰酬雨露
之私

謝遣使賜詔許入覲表

王人遠降天詔俯頒眷惟耇老之臣入謝龍光之渥
重辱訓辭之厚特紆召節之嚴言不宿家仍載馳於
使傳行無俟駕将趨造於宸庭瞻周道以忘労望堯
雲以孔迩

笏記

蒙恩特授臣守太師致仕依前開府儀同三司河東

節度使太原尹加食邑實封者進秩師垣歸榮里第
禮全終始恩許佚休顧慚衰槁之姿備極褒嘉之寵
謹當身居畎畝心在朝廷庶畢餘生上酬洪造

謝男貽慶等轉官表

恩容謝事退老家庭賞異及勞霈露子姓莫遑懇避
惟切兢榮伏念臣早遇聖時久妨賢路過被不貲之
寵每懷知足之誠而位極臣鄰方還印紱慶流宗族
並襲簪裳靜言忝冒之多敢有干祈之請雖愚誠之
備列終靡澤之靡迴典謁未能亟擢陛於近職析薪
克荷咸甄叙於榮階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與日
升仁如天覆眷秉均之舊物推延世之隆恩俾私室
之光輝示本朝之信孚生馭其福既祇服於寵休仕
教之忠誓共圖於報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議

論喪服儉葬疏 元豐八年六月七日

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

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
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群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
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
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
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　國朝自　祖宗以來外
遷雖用朞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朞月之
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今君上
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
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
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
上不為之制禮也夫哀痲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
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
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
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
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群臣朞月而人主寔行喪
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
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
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
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縗服三
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塟而又服

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練八月
奚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
漸者也臣伏見　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
至二十八日而除群臣衰麻練十六日遺詔易月因
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
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
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
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
制也至於禪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
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
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練而遂
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　皇帝陛下聖政之美
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
不在初於以草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
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
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
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
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
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

大體以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猶完葬之厚薄禍福可覩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　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纔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　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軆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　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贏)葬則太偏而不可以為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　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　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　先帝之服預　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

禮而不言憂其或過于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

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　先帝屬　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惧俟罪之至

唐鑑二篇

太宗

正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葬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

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以貫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勉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知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欲成難矣夫君臣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為國家者必務革

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
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再論喪服疏 七月九日

臣前上疏論 大行皇帝喪服乞令群臣依典禮三
年之制臣之愚見以為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衰
麻而服乘之飾止如今日至暮年而漸變之以至于
祥禫然後全吉此非有所難行惟令有司考正之而
已今已卒哭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汚俗之厚
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
聖欽明動循典礼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
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
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 本朝無一達禮之士臣
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
有父子而未有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
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
於 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主獨以衰
服在上上下異禮是以 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
也以吉服臨喪以 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皆
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竊以為君臣
當同服也伏惟 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常

出於窘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襲而行無所損益焉
今欲風天下以忠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
衆庶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君喪之禮衰麻本不
可以去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居
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衰
今人君素服以聽朝群臣素服以治事蓋亦古之遺
法也臣愚以為群臣燕服亦宜為之制度以齊之吉
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凶居
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
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致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不
忘於心也必使之脫去朝服而猶以有喪者自處則
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暮年之內燕服宜絶縞素至小
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黃裏縓緣此練之服也既小
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服乘之飾漸加以緣可也
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惟遏密
三年所以為君服也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祔廟以後惟群臣不
舉樂而四海之內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知戴
君之重也臣愚以為宜禁民舉樂三年窃惟朝廷所
以不循遏密之制者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

而為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寧殺礼以便民
也臣以為凡天下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也
使之廢業三年乃所以教之使知為君之有服也彼
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殺
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為禁
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足以孚天下之情夫為國家
者以禮為急不可忽也伏望　陛下幸察斷之以禮
而勿疑

貼黃乞并臣前疏降附尚書省

進唐鑑表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
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儆盧之作
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
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其誠惶誠惧
頓首頓首臣昔在　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寔董
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
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　先帝庶補萬
分比臣赴職不幸　先帝洮瀕被冕遽迫登遐追攀
莫及抱恨沒世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
躋詳延耆儒啓迪聖學監于前代宜莫如唐儀刑

祖宗之典則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
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
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
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
表上進以聞

又上 太皇太后表

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来唐於 本朝如
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頃在
書局多歷年所不勤而禄無補聖世 神宗皇帝明
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寘秘省臣比及赴職
不幸 先帝違豫遽棄群臣不獲一覩清光蝼蟻之
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掇其行事
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
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毋臨萬國天覆群生酌
于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 先帝思
報之於 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
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思不出職交修於上
巽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窃惟治乱
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
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

上　太皇太后乞崇儉戒奢疏　二年四月四日

臣濫備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自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增多於前也

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霽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

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舜稱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

陛下所宜日以啓迪

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為美談臣竊惟

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朴飾正後宮以輔養

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

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
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奢期而奢自至
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後靡少習後
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　陛下
　陛下貧於下此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
姓困弊幸賴　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
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
當今之務宜痛為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下自古
為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
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
為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
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
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　陛下上觀
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
景之效則　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惟知儉約不
知侈靡他日海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為之始生民之

類受　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户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爲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古之爭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横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為象箸箕子歎曰為象筯必為玉桮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宫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乱今臣區區之愚竊以　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為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惟　陛下裁赦

奏議

乞罷開樂宴劄子 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群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宴(置)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為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為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

特設宴則是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取進止

貼黃如以臣言為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　聖旨指揮

論農事劄子　七月十日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名煩擾惟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惟憂潦損臣竊惟　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闇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顧　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高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

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
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
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
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
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
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惟係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
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惟躬儉節用
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
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
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頓
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
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
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名和氣庶幾皇天報應
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
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
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成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
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
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　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
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
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乘候稼穡
不登將如之何　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

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　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
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置無逸孝經圖劄子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
陛下嗣守　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
夕觀者以益聖德昔　仁宗皇帝初建迎英閣即書
無逸于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
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
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
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
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　仁宗尊崇經訓如此
陛下宜以為法今邇英閣止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
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
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書者
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来置在御坐之後昨因修
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于屏間此圖乃　祖宗舊物
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　仁宗朝故
事以彰　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取進止

貼黃邇英閣兩壁見有前代帝王事迹畫圖如
置到無逸孝經二圖只乞重上張掛別不換動

即無所妨

十月二十九日上此奏十一月二日邇英進講

三圖皆張掛無逸孝經　仁祖朝舊圖王沐書

無逸蔡襄書孝經此云襄書無逸沐書孝經乃

據實録之誤　兩朝寶訓與實録不同據圖則

寶訓是也

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劄子　十二月二十日

臣伏見　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憂軫救

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

此誠博施濟衆堯舜之仁也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

散則人聚臣知此財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

之聖人未有不矜恤孤窮者堯命舜舜命禹皆以四

海窮困爲託書稱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

蓋置而不恤則虐（是）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之矣伊尹

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

養天下之民使貧者不致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故

古者爲政必先恤困窮之民　國朝祖宗以來惠恤

孤貧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糴米

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惠及存沒近日朝廷無

不舉行又發內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厚無以
加矣　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左右竊思有
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忍默而不言哉古者鰥寡
孤獨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死朝廷自
嘉祐已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
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
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
止以三百人為額臣竊以為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
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
雖仁恩溥博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夫救飢於未飢
之時先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時
預為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與臨時救
濟二者等為費用不若多養之為善也臣愚以為宜
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
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畧救
濟或給米豆設糜粥不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人
數書為課績量與酬奬其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
使臣提舉難遍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員相
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為重難短使存活死損殿最
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窮慮州縣不以為

急乞更中明成法每歲以時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
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案視或於逐州別差官點
撿使知朝廷掛意令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
民不得輕易以為末事幾内諸縣亦乞令擘畫官屋
依京師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亦條禁以絶主
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物不虚費而所活益
多矣　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係省錢一二萬緡於
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飢窮之人日得食錢
之資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為國者所當用王政
之所先也況朝廷幸不惜費唯更增修舊法推廣
祖宗仁政以副　陛下慘怛愛民之意夫何難哉臣
窃惟　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
至微然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為先務所以拯生民之
性命其法不可不脩也如臣言稍有可采伏乞詳酌
施行取進止

貼黄臣窃見四福田院條制逐院每年特與僧
一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思至厚而所養人
數不多今若增添人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
數每存活若干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闕及若
干人即減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人命

進經書要言劄子　三年四月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禮書之以置坐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修身自強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戶牖為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為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略尚書論語孝經切要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異陛下子書之目觀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無任惶懼之至

進古文孝經說劄子　八月二十日

臣伏覩　國史　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　仁宗觀覽臣職勸講雖不足以跋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

敢不盡愚窃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有古文有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　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窃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闕省覽伏惟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群經之首萬行之宗倘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册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勸學劄子　二十二日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　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輔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窃禄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　陛下何今臣之愚窃欲　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畧陳一二惟　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楊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

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
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
從而生或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
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二遂亡其國其
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成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
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係於人
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
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保其
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
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
世挨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
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
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
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
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
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
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
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
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

學乎　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　真宗之時益修　太宗之業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迩英講讀乃　仁祖之成規也　英宗　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　陛下所知不幸　先帝早棄四海　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　陛下　陛下嗣位於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毋臨天下　陛下垂拱無為海内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　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擅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向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　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

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　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　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　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

荐講官劄子　十一月十七日

臣伏聞　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今　陛下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為本局檢閱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覩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皆以為宜臣竊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望　陛下知察而已取進止

貼黃臣聞　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假臣與顏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衆所共悉今之所言非敢私於知已輒荐其子實以康之學行可備勸講臣受　陛下厚恩惟

欲得人以助聖學故不敢畏避嫌疑容入此奏
伏乞留中特自聖意處分　二十二日司馬康除侍講
進尚書說命講義劄子　四年正月七日同崇政殿說書顏復上
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窃以為君治天下國家欽天
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書誠能
法之可為堯舜　太宗皇帝嘗曰尚書主言治世
之道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　陛下詳
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鏖竭隸聞講解
于前謹輒記錄所言編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
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取進止

點論語劄子

臣等昨進講論語伏見舊本點句差誤不少臣等雖
逐受改正尚未能盡窃慮御前見用本亦有誤點欲
乞降付講筵所臣等參詳改正進入以備溫覽取進
止

貼黃或乞下國子監別取一本點定進呈取
聖旨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五

奏議

正始劄子　元祐四年五月十六日

臣蒙　陛下擢授諫職才力淺薄俱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　祖宗受天明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大人係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　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窃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　皇帝存之於心若　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于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窃熟思莫大於此惟　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取進止

乞再貶蔡確劄子　十七日

臣伏見已責降蔡確分司南京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議伏乞處以典刑更重行竄謫取進止　乞降付三省

論執政闕官劄子

臣伏見自胡宗愈罷闕尚書右丞一員執政係朝廷重輕自非人望所屬有益於國不可以脩位乞　陛下精加審擇若聖意未得其人寧且虛此一員亦未至於闕事取進止乞留中

乞差實録檢討官劄子

臣伏聞曾肇已除外郡修實録闕官一員昨差司馬康充檢討康以非久書成固辭而罷今來曾肇未了文字須得一人成之欲乞却差康充檢討官不惟史官得人亦公議皆允取進止乞留中出自聖意指揮

貼黃著作與修撰檢討文字相通本不可分今康見在史院修日歷不兼實録職事未得安便

乞寬刑劄子 二十三日

臣伏見蔡確已責降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臣知陛下宸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為宗廟社稷之計非以陛下一心私喜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己私物市恩給黨故貪利之士多為確用今左右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為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支黨滋蔓不已惧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

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嘗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震聳然人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為當不宜更有驚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既黜謂黨即下詔曰內外臣僚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奸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嶺不憂不死小人破胆不憂不懼惟當選用忠良力行仁義繼之以善政而已若因一凶人延及士大夫相繼黜逐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朝廷惟宜安靜臣頴陛下天地之德包含隱忍容養群臣不責其全俟有顯過黜逐未晚臣受恩深孚不同他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情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辨邪正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惟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惟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惟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薦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

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
相之事也臣伏望　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
多引毅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
日之患以副　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論城濠

臣伏聞開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
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
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二丈五尺闊二
百五十一步廣于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
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
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
三者累　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　神宗時宋用臣
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板築過當小人之情惟欲廣
用民力多廢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
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奸臣之所利本非　先
帝意也　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
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
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方城偏門
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鉄裹之此　祖宗時所無
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

面偏門亦欲為龔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謀也必以為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畢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畢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畢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回敢四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怛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龔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取進止

論李之純蔡京劄子　六月十九日

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户部侍郎知瀛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蕭兩路帥轄方面之任最為要重　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純寬厚簡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户部雖欲得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係亦不為輕蔡京素附會奸臣蔡確衆所共知雖有才能而年少輕鋭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回者多為執政其次猶為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別邪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長令進職遠帥則資任愈隆為他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必欲召用之純乞別擇人付以遠方取進止　二十日批出來得施行　二十四日蔡京改江淮發運使李之純便任滿取旨再任

論執政闕官劄子　七月七日

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病已危慟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又有員闕不敢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欺謾為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勳舊亦不可止以科第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

人門下侍郎資任最隆皆比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
加選擇　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
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称惟近日所用二人殊不
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　陛下必盡記憶
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
區區之愚取進止乞留中

再論城濠劄子　十四日

臣昨上殿論修城開濠欲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甕
城曲門為方城直門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
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今將兩月未蒙施行
臣竊以京城為甕城尤為失體議者必謂可以威服
四夷今使外國傳聞天子居於甕城不足以示威乃
所以啓侮此公卿大夫之辱也而大臣以此為守國
之計臣愚竊所未諭況當國用窘乏之際計無所出
而枉興土功為此無益之費不知紀極假使作之有
用不惜費而為之可也今實無用其費豈不可惜又
發掘既廣多發人塚墓害及幽明恐傷和氣此皆朝
廷所當恤也伏乞檢會臣前奏早降指揮施行取進
止

論封椿劄子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徃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一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耶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剥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閣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

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　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　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

濟國家之意亦非　先帝聖意

論常平劄子　二十日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畜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飢饉流亡非春夏旱京西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飢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纍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閔而為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

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
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無之處必多年穀稍
豐則公私通負督迫民間速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
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糴
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
錢尤多窃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
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
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
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糴使不至於甚貴傷民
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　陛下誠能出內庫
金帛數十萬以為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
則官本存常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此
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　仁宗嘗出
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
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
今年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
陛下出錢十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　陛下不忍
坐視其死捐以與之誠知民為國本不可不愛惜也
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惜之
外路又有　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

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再論封椿劄子 二十三日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于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椿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 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家不能計其盈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頻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惧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椿之法未至如

唐之大盈　陛下聽言納諫遠過于唐之德宗若大
臣有楊炎之請　陛下豈有不從之者平昔　先帝
有經畧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　陛下垂拱
守成志于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
老于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修儉節勸課農桑則高
祖之政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
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鉄議權酤宣帝綜
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
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
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
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
陛下無疑於改　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
取進止

再論常平劄子同日

臣竊以為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
洛十三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孔子曰
所重民食畜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
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非昔春夏之交天以
不雨　陛下憂勞炅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
非以倉廩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

變哉一朝得雨報賽神祇則君臣釋然慶會不復以
民生為念矣夫歲之有農(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
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
亡者有高積以為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以無
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恃倖天災之不
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惟速欲得
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為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
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糴斂散之術以權
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
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利)不
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
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
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
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
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為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
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
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為重者
哉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為至於五穀
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
幾五十年江南父安風(俗)奢侈不務畜積侯景之亂連

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藉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冊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炭冬則藏氷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為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為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時之有必至也惟　陛下留意于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議

乞罷韓忠彥劄子　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韓嘉彥已宣係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彥執政祖宗以來無此故事　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戚預政自今日始夫　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廢也伏乞罷忠彥政事以為後法取進止

二八月

臣伏見韓忠彥弟嘉彥已授駙馬都尉忠彥執政非

祖宗故事　陛下方以大公至正率先天下豈可首
變　累朝舊典開姻戚預政之端伏乞早罷忠彥政
事以為後世之法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劄子　十二日

臣竊見樞密院缺官　陛下選用執政臣不當預然
臣忝備耳目之任有所聞見不敢不盡若但避嫌疑
形迹恐非　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謹具開列如後

一臣於六月十六日上殿面論中外未見有可相
之人在外惟有馮京聞其病損亦有女嫁蔡確
臣言如此非謂京便不可用也但欲　陛下知
而察之耳文彥博亦與蔡確為昏姻吳充亦與
王安石為親家趣向各異何嘗相黨若趣向皆
同雖不為親自是黨也馮京在　神宗朝為參
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常不合　先帝知京中
立亦甚倚之其後與呂惠卿同執政又多不協
遂為惠卿所傾因鄭俠獄罷京政事天下為之
不平及王安石與呂惠卿為仇敵惠卿繳進安
石私書其一紙云勿令齊年知京與安石同歲
故安石謂之齊年　先帝因此知京不欺故安
石再罷相之日即召京於成都府知樞密院其

後京疾病廢忘以此罷去即無他過聞京精神
不致虧損陛下如欲知子細只須遣一使至
北京觀之可用與不可用不難見也京久在密
院經歷事多仁宗朝翰林學士存者惟京一
人今人才難得若復以京知樞密公論必皆允
愜又得一前輩老成之人與後進者相參後進
者亦必有所畏忌京年垂七十必不為欺密院
止藉其謀慮知識宜得老成之人臣與京素無
恩分止是京初作服政臣守官京師隨例旅見
後來臣一向在西京脩書京過西京臣亦止與

賓客一見此外更不相接今之所言采之公論
謂宜如此非獨臣一人以為然也 京與王安石呂惠卿論議
不合多書于時政記今修入 神宗實錄可以考驗

一趙卨守邊治軍素有威畧深知兵法善揣虜情
熙寧之初 先帝一見卨即知其有將帥才驟
加校擢委以西邊之事今已二十年中間討伐
安南雖無大功然處置南事多卨之力故 先
帝雖貶卨官使知桂州久不得還蓋籍其鎮遏
故也今卨久在延州於國實有勤勞 陛下若
實在樞密則所照管者不獨鄜延一路西北二

邊及蠻夷之事皆可訪問廟堂謀慮動繫天下安危豈比廊廷一路也臣窃料朝廷以守延州者難其人故未用禹臣愚以為若使禹自擇一人可代己者必須得人禹是臣叔母之兄叔母已亡有此親嫌若果用禹臣自當引避今不敢以親之故不言於　陛下臣僚中熟知邊事實未有如禹者右取進止

明堂劄子　九月七日

臣伏見明堂大礼已在散齋恭惟　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　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秉興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　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　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　仁

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畧如此　英宗
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　陛下嗣位五載再舉
宗祀上帝顧饗　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
陛下内盡誠敬法則　祖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福
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
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
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
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
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
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
通　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
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　陛下虔恭祀事以
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
拳之愚取進止

上厥論法度劄子　十八日

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於一　祖宗創業傳之萬世
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
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　累聖相承百三十
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為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

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能無弊熈寧之
初　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
大　祖宗之業而王安石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
衆論呂惠卿曾布之徒欲以改法進身一切變易
祖宗舊政至今天下以為不便前後臣僚論之已詳
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名不正　國家承
平日久未遑制作元豐中　先帝置局講求此誠一
代大典然有司亦失　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
典夫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今一一依
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煩冗重複迂滯不如昔之簡

便臣恭聞　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
早棄天下今　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
七八海內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朝廷既以
王安石之法為非惟當修復　祖宗舊政則天下無
事伏望　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
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別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
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　祖宗時所無而今所
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　祖宗時所有而
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　先帝之
規事實則仍　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

上可以存　祖宗經久之法成　先帝制作之意下
亦便於當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數變紀綱不寖隳
壞取進止

論田河狀　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河決小吳六月三日　神
宗皇帝詔旨更不修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諭輔臣
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詔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錄
謹節錄進呈恭惟　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
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以聖意如親臨覩雖神禹
復生亦不過此所以終　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
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
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馮宗道後又遣臣叔百祿趙
君錫察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
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矣昔堯之時洪水滔
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
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為人狠戾必不能順五
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
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者何也稽
于衆捨己從人也雖勉從四岳鯀治水果無成功
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捨己以

從人而況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
夫河為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
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已漢武帝時河決瓠子
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
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
故方士以此說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
難可知也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
巡祭山川因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
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
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
矣昔朝廷使李偁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
下流之患遂命偁等發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偁
止因開沙河直堤第三鋪口放漲水入孫村口強名
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必難久行就使大河
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流占地愈多所備益廣隄防之
費自倍　先朝亦嘗為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
必歸於一故也而李偁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及
移深州之費田奪大河復歸故道希合執政無所忌
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即依偁

奏置都提舉修河司亦未嘗審問吳安持可與不可
即令與范子奇同提舉安持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
第七鋪危急觀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
日日數不為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料不為不豐調
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為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為
不勤埽纏愈危隨即塾去甚於漏卮何時窮已終不
能守而直隄自潰決百餘步今總開一鋪而河勢變
移人意已不能測功後已不為小安持所奏已執兩
端將來閉塞北流何止萬倍於此若其無成豈肯任
責又聞范子奇爭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昨謝
卿材奏乞蕩頌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
力不加勞河清住招物料住買水行地中巽不決溢
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府界京東不銷調天亦
免科出夫錢又乞赴闕稟議河事自河決以來監司
未嘗肯任咎責獨卿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試之
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如此則誰不盡力孰敢妄
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奏不令赴闕昨
先移卿材河東及復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謂
子奇必不敢違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豈固欲違
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亦知其可與不可也臣窃

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人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兵已不為少況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夫不惟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餘里若進馬頭迫戲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脫有疎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輩不足以謝天下生靈　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帝堯則當從衆驗之神禹則當順下質之　先帝詔書具存　陛下昨欲遣使之時先已降詔恐人有觀望之意復追改之此乃　陛下以大公為心無所專主不輕河事之至也及二使還奏大臣論議猶不能一（慎）獨　陛下聖意主張遂罷修河司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總歷三時復為回河之役　先帝既以為不可　陛下又以為不可而執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非不復碩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強擾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詞必以北流有決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

中河陽兩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無所阨束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患也今秋水潦多於常年如頴昌水入城郭陳蔡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乎熙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大興人徒塞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盡所施一夕河自退背霣平乃成故議者以為天助非人功也祖宗時王楚橫壠高胡埽皆不可塞非不欲塞也勢不可迴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閉蓋幸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孫民先嘗欲遵河使之北流當時議者但以功費太大力不能為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開之至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法使水隨人意此乃繇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欲橫絕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奸臣黨庇止奪一官　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

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
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官員使臣利於
功賞俸給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奸倖豪民
利於貴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為凡言囘河
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
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囘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
用虛乏民力困弊朝廷惟宜安靜猶當省費息民況
必無可囘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濼
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皆私憂過計也塘水
不依元法已久非緣河決而後淤淺今河入界河日
益深闊東流幾二百里乃入於海昔以界河為阻今
以大河為限其為天險豈有過於此者乎漢武帝時
齊人延年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
巔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
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
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
利武帝壯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所
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夫延

年猶欲決河以灌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迹故不為也
今設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送禍於契丹也彼河入百
里則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河之
所在國之災也何利於我而必欲專之議者又以為
恐虜渡河入寇此又私憂過計也今河上流自西夏
經北胡乃入中國自古未有戎狄以舟師入寇者也
況其居下流乎若北虜能以舟楫與中國較勝此則
書契以來未之聞也假使東流成功北流退為平陸
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凡
以北虜為說者皆以奸妄言恐朝廷望
陛下拒絶勿
聽而已自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
惡異同之論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
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信之人其論議必斷以經術
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瓠
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
今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孝先李偉之徒不亦難乎
陛下凡兩遣使行河執政皆不以為信而獨信一李
偉輕犯太河與討伐西北二虜無異其費無有限極
國財民命委於洪流比之邊事尤不可計而朝廷晏
然為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
陛下明諭大

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軽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
生民之性命填不測之巨壑勿為無窮之役興無涯
之費以狥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都提舉
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弭将然之患其北流決溢
隨宜救護委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為始亟理隄防仍
速行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
即欲建言緣臣叔百禄嘗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
嫌是以躊躇至於閱月今中外訹訹皆言不便臣有
言責當　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緘默坐觀國事有
誤則臣之罪大矣　陛下亦何賴焉是以冒昧竭盡
其誠惟　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奏議

乞罷回河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五日

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　陛下擢任言職未有毫分裨補今遽蒙遷擢實懷愧懼惧雖捐軀隕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懇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實見人情詢詢不安皆言回河不便臣因經筵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為此事至大不可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纔數日聞堯俞改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

不知給事中職高而責輕諫議大夫班下而責重人情誰不以升進為榮以免憂責為喜然臣竊以田河之役最為當今大患又聞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九州刻刷差兵赴役又差內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興發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騷動且河北百姓未嘗告訴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逆天地之理易山川之位以國財民命填無窮之壑而取不測之憂此實安危所係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臣論之已詳朝廷若以臣言為然即乞罷回河之役以免河北將來倒斃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為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却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羙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耳朝廷若使執政得以官職誘人則畏威者無（不）敢口貪利者亦皆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由）得知此非　陛下之福也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　皇帝陛下未親政事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　陛下官爵為蔽言之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黽勉就職是與執政同為欺君若　陛下一日覺悟以臣為如何人也伏望　陛下詰問大臣所引　先帝詔

書可用與不可用陛下昨降罷脩河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考核臣言之是非若臣言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辭避瀆煩天聽臣無任懇激之至取進止

又乞罷回河劄子七日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鬬將毀王宮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鬬而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後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係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

容易塞河之事欲望　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
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
國家安危輕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
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飢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
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册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
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縣大患不至苦虐數
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群盜及不至火急收買
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
擾州縣鄉村坊郭人民鞭笞枷鎖星火督責致百姓
驚擾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
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
傳聞萌心作禍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
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
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
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
章奏繳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
謀為國耶為身耶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
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惟
欲人之同己而不欲人之異己豈惟國事不當如此
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

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若聞命遂緘默不言不
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耻忘
國不忠之人伏望　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
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
否使如臣輩不得緘默取進旨

貼黃非開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決已非人
意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

乞罷河役狀　十一月六日

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陰
汜水等處綱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二千人洛口
雄武埽鍬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場蘆蔡四萬領脩
役兵營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非為諫官極論回
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
須索不止於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
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
外人言窃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
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　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
地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餘
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

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為平陸故道千餘里欲使復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血脉不可壅遏今北流已九年豈非天意有定就不趨海乃是地形順使今來回河上違天意下逆地理驟動數路幾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財力投之洪流不知紀極非徒無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見成河道只須修立隄防便為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為枉費東流已廢九年聞故隄穿穴一萬餘處陵谷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為今若修完便同創置恐非人功國力所能供億譬如朽爛水槽多年不使一旦盛水豈不疎漏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設使能以人力違向故道必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埽岸怯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古未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暫凌決潰便欲

全河回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
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緣隄岸卑薄深冬噎
凌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曾與不曾增葺隄防
如其不然則今冬噎凌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
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
昨南宮埽止高二尺闊五尺瀕河長短無不寒
心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
罰指揮河清兵士為修河司諸處抽使所存無
幾水政如此豈得河不為患及有決潰則歸咎
北流便欲回河豈為實論
一議者謂北流橫絶御河失漕運之利及西山諸
水壅遏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
西山諸水自上古以來有之非獨今日大禹舊
迹循西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諸水
入河無疑但築隄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
何為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宗城決口及遷深州之貴回
奪大河夫宗城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
萬物料窈意元初檢計官故作情弊大數檢計

意欲朝廷見其費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僊
却索此數自謂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別行
檢計的確合用物料當見欺罔且塞全河與宗
城一決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竊計一千八
百萬物料塞宗城則必多塞北流則不足李僊
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武濟之後已用此計
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罷而
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為不應副非是
迁既已興工不可中輟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與
功不成今李僊與子淵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
武濟之比奈何信僊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
故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頗北京可
乎昨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京可為寒心今
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猶不能也況北京之大豈
比深州將來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患如何可
移

一李僊稱北流破放省稅近一百萬臣以為此是
隄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隄防修水政則河

不決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省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多為膏壤彌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為失稅而欲回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處水既高則上流必深諸處隄埽豈可不慮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來閉第三第四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知為患所在豈可保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昨吳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調過急夫七千人而止於此下七緪埽皆被吹墊勢如漏卮經二十餘兵不在其數用梢芟一百餘萬聞其實數不

日用功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隄上一決口猶不能為力而況兩岸漸進馬頭於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為明矣

一北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為瀕河之民雖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聞失業愁苦之歎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災孽人火必有歸咎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

北流實有大利豈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熙寧中　先帝以塘水多堙廢嘗遣監司以巡歷為名案行檢視此乃積年不修然　先帝亦未遑疏濬也且朝廷與契丹通好幾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胡寇乃朝廷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嘗恃此以為險固

一河入界河几二百里乃入海此最為天險實中國大利議者曾不計此乃憂河入北界若入北界當於初決時一直北注不應却東入海又西隄屡決水還河以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設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況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惟韓信用沙囊壅濰水以敗楚兵未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與范子淵用鉄龍爪濬河與異河水所向土山亦摧豈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見傅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橫草石炭非常踊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如何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文方了

納楮草一束嘗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
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修
河司曉諭州縣民戶向去別無科配物料臣竊
恐此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興動
閭閻苦亦無由盡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
申報民夫死則官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
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
戎未款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
塞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胡亦下學士院集兩
省臺議官議　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伏一
李偉即興舉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
者十有九今采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
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
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鋪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
面即目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

年顧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
等衆官講議躬親相視據孫勍等開壅井筒衆
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還復故
道後來再遣使案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
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已上
則昨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
過且京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深淺地形高下皆
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
不考核虛實坐受欺罔就使孫村口實為低下
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高流河不決所以就下

昔漢武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欽說
大將軍王鳳言延世前受楊焉術以塞河而蔽
匿不言不若遣焉與延世雜作延世與焉必相
破壞深論便宜更相難詰足以分別是非擇其
善者而從之鳳如欽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
成古者欲舉大事故設欲人為異同反覆詰難至
于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擇而從之非謝卿
材以議不合先罷范子奇至河北總兩月又以
異議罷而專信李仲偏說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案歐陽修言慶曆中橫壠之水自下流先淤

是時修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
里其後下流既梗乃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
下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吳之決恐亦無異商胡
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與不
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將如之
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
未盡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闊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
然大河行流謂之一溝一迭豈能必使之攤平
遍滿故每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蓋無
隄防扼束之弊者臣觀古人惟不欲與水爭地
故遠為隄防使游波寬緩而不迫正以隄防扼
束為水之害則多決溢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
河自有中流豈有攤平遍滿之理水退則人皆
種麥比及水至麥已倍收且 先帝宣諭惟欲
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乃欲以隄防束水不惟
極非 先帝聖意亦正與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
其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

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於以人事治水乃後世之弊　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下哉蓋當時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以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　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橫隴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　仁宗之明豈不知而聽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　神宗遣司馬光等往案視光亦極言不可而聲等急於有功終塞而復決泛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之境以　神宗之明豈不知而聲等功必無成然而用聲等者亦堯試鯀之意也　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晏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惟息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可試一李偉必待如鯀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冊自古堙塞川瀆必有禍敗其工驟高堙卑以致滅亡鯀堙洪水上帝震怒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周靈王欲壅穀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其工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竭境內之力以

爭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北流與堰淮何異且梁武帝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役正如邊事搢紳之儒則言和戎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說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說也彼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衆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吏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決口委外都水使者漸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齊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奏議

論大使臣持服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高陽関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楊永節為母亡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 聖旨依高陽関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撿會元祐編勅諸武臣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元是軍班換授并見任管軍或元緣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並不解官其乞解

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窃以
小使臣不解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恤小官非俸
禄無以養不得已而未之改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既
升朝禄亦足養而緣邊任使亦不解官其乞行服者
又須奏候朝旨帥臣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
奪服惟狄詠是狄青之子帥臣為之奏請特許解官
當今緣邊無異内地帥臣遭喪者無不解官自餘將
領寄任輕於帥臣非有金草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
全無義理若言藉才則方今武臣常患員多豈至無
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内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緣
邊恤之若以解官為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
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
從征役豈可仕至升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喪臣愚
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係緣邊任使並解
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即許本路奏留係自朝廷指揮
庶使武臣皆知礼法有益風教而緩急藉才亦不失
金草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修立
貼黄臣窃以奪服之礼本非古典祖宗時文武
官尚少故因襲前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
久吏員益多宜使人知礼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

宣力則奪其喪服亦可

乞夏國人使只從密院指揮狀 今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勘會夏國賀興龍節及正旦人使過界及到延安府日月計程合至某日到京窃慮至時朝見不及並奉 聖旨令引伴官緣路量力蹉程須管於某日到闕者臣窃以西戎陪臣朝賀闕庭自當奔走以赴期會若有稽緩責在有司今煩 聖旨催促行程非所以示朝廷之尊也臣欲乞今後夏國人使過界奏到只從樞密院勘會日數舉行催促訖奏知更不盡降 聖旨庶於事體為允

乞進德愛身疏 二十三日

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今累年 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 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 太宗皇帝肇造區夏撫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 太宗至於 真宗遂致太平 仁宗年十三即大位 章献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 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 先帝

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
下　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懍懍
憂危萬端幸賴　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
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
來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　太皇太后
之德也臣不知　陛下將何日以報之臣竊思　陛
下所以報之惟在於進德愛身而已　陛下進德則
為太平高世之主光顯　祖宗之烈發揚　文母之
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　祖宗之德　太皇太后
之力如此則豈惟皇天　祖宗向佑　陛下　太皇
太后亦不虛勤勞矣　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
太皇太后之憂子夏問孝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
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　陛下有子
當自知之矣　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
州之養亦未足為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　陛下
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
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
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　陛
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祗畏以事天地誠孝以
奉宗廟思　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

無不延頸舉踵注傾耳觀聽　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　陛下可不慎哉今　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于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躬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　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　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人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　陛下上有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休戚皆係於　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也　陛下方向學問躬儒術欲為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　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群臣莫及今　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欲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

不愛惜聖躰哉方今群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
如天聖以來所顧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
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
美玉之無瑕臣竊為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
陛下豈可不愛惜聖躰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
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
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
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
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僞未見也國
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
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関聖慮
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侵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
經術迎端士敦尚素朴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
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
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
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
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
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乱人君所好不惟繫一身損益
實係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陛下於此二者將何

擇焉昔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
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
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
憲宗時敎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
乃悉還之文宗沒李孝本女入宮魏謇諫即出之古
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
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
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
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　陛下已有
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
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壞亂政事荒僻使
天下以　陛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
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　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
意強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
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
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
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　陛下每思及此而
強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聲色之
可移哉惟　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
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

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上太皇太后乞保護　皇帝聖體疏二十五日

臣伏見　陛下臨御天下於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　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　皇帝也臣愚竊謂　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係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

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藉藉皆謂　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　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　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

以後未納皇后以前　仁宗居處不離　章獻臥內
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　章獻於　仁宗此
功最大臣考之國史　仁宗在乳褓　章獻使　章
惠太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飲食　章惠
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　章惠保
護　仁宗乃　章獻太后之意也今　陛下臨朝日
有萬機至于左右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　章惠
者乎若未能如　章惠則　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
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關失群臣
邪正責諫官御史　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
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關失不
知群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　皇帝學問不
進臣等之罪也至於　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
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　陛下博覽
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
福惟傷于太早敗于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
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為　陛下言之伏望　陛下與
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有摸（損）聖德不益聖躰宜戒
敕保傅令一以　章惠為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
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

廣繼嗣之路則　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
加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
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　皇帝天質純粹
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
功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
明之開發膺知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
也　陛下必欲　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
社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
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　陛下
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
罪之至

謝宣諭劄子　二十七日

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為吐瀉腹臟不安請假將理於
二十七日忝假門見退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
臣二十四日面奉　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宮御
幸無此事者臣自二十三日為病家居當日上　皇
帝疏至二十四日呂大防令實録院吏語臣如入省
即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
太皇太后疏緣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
有　聖旨所以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面諭乃知

臣等所聞外議皆是虛傳　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
責復蒙宣諭令臣具委臣且喜且惧不能自勝實天
下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所宜
常以為戒　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
之慮亦頗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
也臣竊惟　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向學涵育仁
義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
舊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
亦言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入無及雖言
無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因聞虛言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
福臣蒙寬宥罪戾無任恐惧喜幸之至伏緣　聖旨
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謹奏

貼黃大防令臣諭與本省諫官臣退至門下後
省已諭劉安世令安世轉諭宋光庭訖

乞留文彦博劄子　五月正日

臣伏聞　陛下已許文彦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
從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惟是得解重任
歸休私第乃其幸也　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
從之為彦博身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

臣請試言之彦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
宗平貝州之亂名聞夷狄　英宗　神宗時為樞密
相八九年　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　陛下嗣位
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宿望以為朝廷之重也京
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彦博之名以為在朝廷則朝廷
以為重外則西北二虜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
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
哉彦博在朝非謂日有用蓋備緩急或有時而用
之耳當　先帝之時足以容彦博間退今　二聖垂
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於國之典法
也蓋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　累朝之事所知尤勝
他人況其別有所補哉今舊老惟彦博一人若去則
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復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
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聞　陛下許彦博之去朝
夕思慮勤謂　陛下若欲彦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
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
除致仕朝廷有貴老尊賢之美足以係屬天下人心

所得實多　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然臣職
在侍從苟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　陛下深留聖思
更賜裁擇取進止乞留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議

薦士劄子　元佑五年正月十九日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臣蒙　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所有隱庶几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爲忠實惧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　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

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
妄言之誅惟　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惧之至取進止
乞留
中

一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
有鯁直之稱　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
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
之党天下皆以為賢　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
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
疾惡如仇姦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又領宮
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　先帝東宮之臣唯
孫固與維二人見存　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
筵之職不唯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
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　陛下故不
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
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　陛下嗣位
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　陛下或罷
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
知　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　仁宗
平生無怒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　仁宗極怒貶

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
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　仁宗不
徇喜怒最為盛德　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
必皆伏　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取進止

二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　陛下已降
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
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
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再頭三不肯草制坐落
職歸班二年方除一群其後又為姦臣所惡追捍對
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　先帝素重其
博洽召令脩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
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
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　陛下左右宜得　見洽
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且
留之經筵取進止

三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　陛
下所自援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
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

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姦邪尤為王安石呂惠卿之党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　陛下舉直錯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　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又之不補令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為窃惜之取進止

四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　英宗皇帝實

錄臣案案寔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卧起隨之

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練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温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又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衛講讀之職

如經筵闕官伏望　聖慈於此選擇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準入內供奉官李倫傳　聖旨今日迩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録進臣今寫録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準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迩英閣説過所引證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日臣司馬某臣吳某臣范某臣某劄子

乞疎決劄子　三月十三日

臣伏見　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　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溽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寃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頑　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絶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寃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

貼黄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

又　祖宗時遣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

不一欲乞叅酌
論支錢和雇修河人夫狀 三月六日
中書録黃尚書省送到元豐庫狀准勅三月二
日同奉 聖旨特支賜元豐庫錢二十萬貫和
雇人夫令都水監相度分擘興南北丞地分并
深州及應係將來取 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
處功役仍不得令州縣科差尚書省看詳元豐
庫既無河北路起發上京錢物即難以兌那三
省同奉 聖旨於河北東西路提刑司封樁舊
法坊塲免役內特就便支給錢二十萬貫餘依
已降指揮所有令元豐庫支錢指揮更不施行
者 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
右臣伏詳二月六日所降 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
夫衆論皆謂東流故道夫役當罷其北流河水見行
地分則當修葺固護以備夏秋水患實不可罷 陛
下哀憫百姓不欲科差所以今月二日續降 聖旨
支賜封樁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自降此指揮外議
皆謂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合興功役外所有應係將
來取 旨緊急預先興功去處即是李偉所領東流故
道田河之役緣二月六日 聖旨內有候今秋取旨

之文所以三月二日　聖旨又帶下將來取旨去處
功役　陛下以久旱欲息民勞北流興役蓋不得已
而修河權罷未一月東流功役復興窃恐枉費國賦
重為無益河北百姓見此次第依前惶惶伏望　聖
慈於今來支提刑司封樁錢指揮內除先降　聖旨
還李偉請給等録黃乞罷李偉差遣所有今來録黃
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一節
亦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　勅旨
更不施行外餘依已降指揮以協中外之心臣已封
乞優恤蔡延慶家劄子

臣等伏見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延慶
被遇　先朝遍歷華近出守方面入典京畿宣力中
外寔著聲迹先出繼伯父故泰知政事齊既而歸宗
盡推財產以與齊子瞻給族人無所吝惜身殊之日
家計索然今將歸葬潁昌府陽翟縣聚族衆多並無
居止伏望　聖慈特依近例優賜賻贈及下潁昌府
應付葬事并差察河人船津送靈柩家屬并乞領潁
昌府差人到出津陸處般至陽翟縣仍許借本縣官
屋居住免致孤遺失所以稱朝廷礼待侍從仁恤存
歿之意取進止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 四月十二日

臣伏見　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七
夜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
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
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　二聖臨幸有司毀
拆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
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
非　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
外第街道甚遠窃慮車駕臨奠有毀拆更多臣愚欲
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拆去外無令過當
拆屋庶使　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

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　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
未復舊過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固家見居
石頭巷往来甚遠又方盛暑窃恐　聖躬初就康復正
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
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撿天聖故事
宰臣張知白奏知政事魯宗道薨歿　兩宮亦不並
出臨奠伏望　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
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

臣趙彦若劄子

貼黃臣等三人今在實録院更不及與范百禄
吳安詩同共聞奏

通英留對劄子 五月

臣伏見 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
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
館臺諫官及宗室觀 三朝訓諫圖臣竊以古之帝
王常觀圖史以自戒 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寫 三朝事迹欲子孫
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之二圖皆嘗頒賜臣僚禁
知 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迹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
中必有本臣頑 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閲覧此圖
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
不惟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取
進止

乞復降詔恤刑狀 六月四日

右臣近準中書省録黃節文尚書省檢準元祐勅諸
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
二十五日奉 聖旨令刑部遍下諸路開封府界今
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 祖宗舊制每
歲冬夏降詔恤刑自 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

累聖遵行未之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檢舉牒逐州長吏訖奏聞臣竊惟　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冬之月使溥天之下至於海隅獄牢囹圄之中皆知　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為仁恩也今令刑部遍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冊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　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　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編孟子節解劄子

臣等準　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　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作一十四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六月八日臣司馬康假臣吳安詩臣范祖禹臣趙彦若臣范百祿劄子

乞免館伴狀　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勅命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關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強竊恐應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　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

勅命臣不敢祇受依奏

乞司馬康給俸劄子

臣等竊見著作佐郎兼侍講新除左司諫司馬康自今月一日以疾請假尋蒙恩旨給寬假將理準條便合停俸康素清貧加以久病用醫繞住請受已見不易伏望　聖慈矜恤特降指揮下有司令依熙寧中常秩例停給月日依舊支給庶使其家不至窘乏以稱　陛下遇康之意取進止六月二十一日侍讀臣呂公著臣趙彦若侍講臣范祖禹臣吴安詩劄子尋有旨給俸

舉張咸賢良劄子　七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蒙召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位臣竊惟朝廷復方正之舉欲求絶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或自前舉報罷益強於學今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以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俊之士不至遺滯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材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録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 九月七日 經筵同入

臣等伏見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為能繼其父

陛下采於（入）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擢諫職未克就命不幸疾病遽至亡歿惟有一子承奉即植綿十三歲二女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已聞窘乏伏望

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廂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侯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取進止

乞照管司馬家并留使臣劄子 二十五日 經筵同入

（並依奏）

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月降 聖旨勘會司馬康將來在陝州夏縣墳所仰河南府常與

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　聖旨司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管不得破動今司馬光身亡子植纔十三歲本家往陝州夏縣營葬却歸西京居住先有三班借職温景純係司馬康居父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合至元祐六年十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今來居喪營葬更不北康存日欲乞特再降　聖旨下河南府令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再降指揮所有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切照管不得破動及乞侯温景純滿日特再差管勾一次與理監當資任仍乞下西京帖付温景純照會遵守昔唐憲宗時魏徵子孫典宅於人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請贖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為魏徵起堂今其子孫貧乏自可官中為之收贖不宜令師道掠美憲宗深然之然則褒恤名臣之後貴其施之於上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百姓追思不忘而妻子孤幼已蒙　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保守更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受賜皆出朝廷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十月二十八日進呈

臣近於邇英閣面奏乞候講尚書畢録無遺全篇講義上進以備聖學温尋等臣等今編寫成一册謹具進呈

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 十一月二日得旨送兩制看詳

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礼為急典礼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聶崇義考正禮圖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下詔嘉奬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礼圖畫於國子監講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學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説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録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付太常寺與聶崇義思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取進止

荐曾孝純劄子

臣伏見奉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為殿中丞今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熙寧中鑌廳應舉得

解省試下第及公亮薨　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
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
身乞迴授族人一官以成父志　先帝許之自元豐
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　先帝特除太
常丞以不參吏部又不就命臣窃以孝純恬尚之節
雖在岩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況
三公之後勳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
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
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

第三行司馬光光字誤應改康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

奏議

論立后上

皇太后疏 元祐五年十月十九日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礼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省給舍與礼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　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　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礼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

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
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
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
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
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璫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
娶于塗山是生夏啓丕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
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
先祖后稷生于姜原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
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似其礼尤盛大
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
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俱天之妹文定
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礼未有
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
太似大禹之後也太似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
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似之德也
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
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似嗣徽音則百斯男又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
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
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似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

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
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礼本夫婦詩始
后妃治乱因之興亡係焉烏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
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
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
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
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
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
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乱足以為戒而已
恭惟
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
皆有
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
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儆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
女以佑
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監後世上思
天地
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
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
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
廣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
皆曰王母家駟鈞愚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
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
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礼者臣

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曰之與月陰之與陽相
須而後成者也礼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
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内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
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礼
為大所以治礼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
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
捨敬是遺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
欤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
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
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欤礼又曰元冕齊戒
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
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
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礼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顧
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
不當行夫婦之礼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
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

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礼冠昏惟有士礼而無天子諸
侯之礼故三代以來准以士礼推而上之為天子諸
侯之礼盖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
臣窃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觲之礼敬而親
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礼
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官禁
有涉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
天下故礼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
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
献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
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
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
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
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
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
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
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　皇后則大臣
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

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　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慱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封還解鹽專置使狀　六年七月十三日

準中書省錄黃尚書省送到曰劄子勘會陝西制置解鹽司元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一員兼管是職務不專有害杪法契勘茶事司

河北糴便司已罷轉運兼領七月八日得畫三省同奉　聖旨依舊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更不令轉使副兼領者

右臣伏見　仁宗慶曆中以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行禁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鹽法至八年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盡革宗傑之弊課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論者爭以為非而韓琦包極等皆以祥法為便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陝西轉運使及李三代祥官課遂增嘉祐中張方平包極請復用祥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

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言利豐財之臣然皆
以提轉兼領祥之再使雖嘗專領後卒歸之轉運司
由此觀之監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今誠得
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若不得人雖專無益自
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
官置吏別為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
州縣重則是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稟不無煩擾又提轉
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
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熙寧中留意馬政置監牧使
數年而罷人置提舉常平司官陛下即位而罷蓋
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
治道貴於簡便綱領尤不欲衆多也東南海鹽不為
不多然提刑司亦兼榷鹽事解池鹽在陝西轉運司止
一事尒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
設官則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茶
事司本起於李杞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為之議
者皆以為非朝廷以熙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
足為法也夫解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祖宗之舊
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陝西有都轉運使轉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人若選擇

知盜事者一人為盜司使之兼領豈敢不舉職若在轉運司於杪法有害則提刑司無領亦范祥故事理增監司一員猶愈於別置使之煩也古者利不百不變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苟無大利害則不若且如其故便臣愚罔謂作事謀始所宜慎重故未敢行下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詳酌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 勅旨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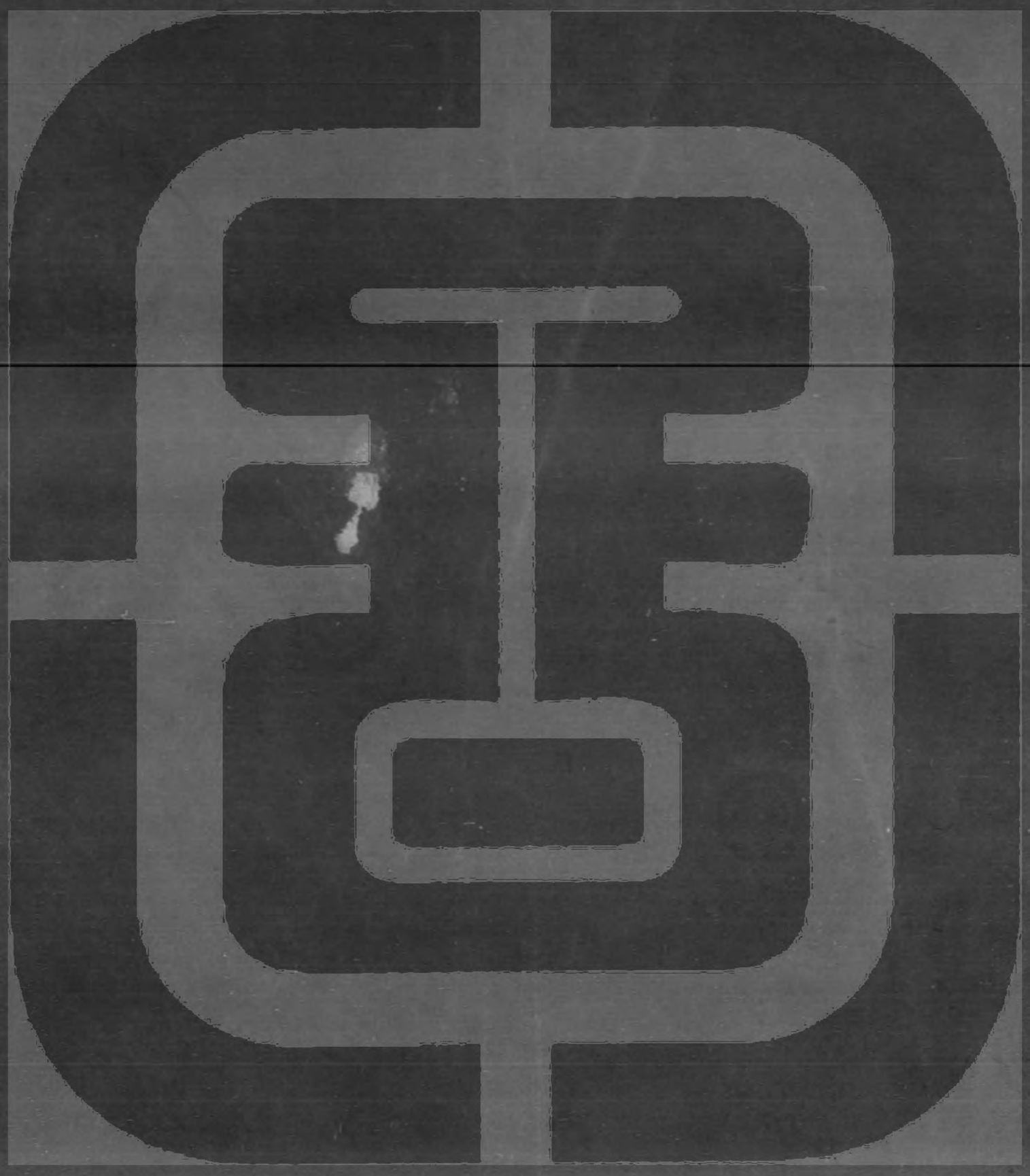
準中書省録黄臣寮上言窃聞浙西州軍近以災傷朝廷選差轉運副使李象求運判楊瓌寶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竭矣細民習為驕虚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明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災傷貧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虚寔而懲責其尤甚者候救旨又臣寮上言訪聞兩浙水災惟籍湖常杭二郡絶為輕小其三州之秀三州為甚外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無地亦有高下不能種之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有可種之處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之雨多遂

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可以種作人
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乞下本路鈐轄轉
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
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
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畝令詣實
申奏不得相関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奠朝
廷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斗一百萬見錢度牒
約計二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
獲則向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為長遠所差去官
當相度事體措置凡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
失當其害非輕乞令賑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
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
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
中否綏急未便可以救止候　勅旨七月二十
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並依奏者
右臣謹案唐代宗大曆中霜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
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
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
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
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

上奏曰流俗之弊多狥諂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常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惟責人不言其救災惟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　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其所從來今　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

力而不救乎臣窃詳臣察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窃以作粥救飢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飢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虚乞食迫于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虚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窃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察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定申奏不得相関稍涉謬妄乞

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藩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飄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飢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寔即憂及罰閣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為閒慢百姓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別遣使者交撥斛斗百萬見錢庶牒約二十萬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一有失當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措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窃以今水潦方降秋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寮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況斛斗止令出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惟廣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寮又

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
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
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
見　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　英宗宣諭
陳州累年災傷鄉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
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粮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
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
不及於事也　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
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
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
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
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
為害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申奏累年災傷
今歲大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斗度牒又云父老
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飢民死者日有五七
百人飢疫更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
相繼遺棄男女官為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
矣今詳臣寮所言大意惟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
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
愚慮窃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

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令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絲
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
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
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轉
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
費故　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
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飢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
於無災之地賑不飢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
不辦之責哉今惟當戒飭官司多為方畧存活人命
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惟是給散
無法枉耗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
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
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
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
按劾未為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
為耳伏望　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
賑濟過甚為憂其臣察所言伏乞更下施行所有録
黄謹具封還伏候　勅旨